



交誼典第三十二卷

僚屬部紀事一

左傳文公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賓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革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

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 襄公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逼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罇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

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逼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罇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逼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襄公十三年荀罇士鈞卒晉

侯蒐於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 襄公二十一年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

樂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  
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  
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  
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囚伯華叔向籍偃 昭公十  
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  
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  
殺嫡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  
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慤謀季氏慤告公而遂從公如  
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昭公二十年齊  
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

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內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  
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繩賓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  
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昭公二  
十八年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閭沒女寃曰主以  
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至三歎旣食使  
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  
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定公十三年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賓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

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躤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躤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定公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哀公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孔叢子記義篇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閼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戰國策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若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一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韓詩外傳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穀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何爲相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

漢書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更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爲趙相旣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

兒寬傳寬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

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

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旣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倒拽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旣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乎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

尹翁歸傳翁歸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閩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

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吏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

孫寶傳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侍寶自効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効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誙身誙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懸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陳遵傳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

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吏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

後漢書劉平傳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郅惲傳太守歐陽欽請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欽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秉性公方擢破奸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欽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懲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欽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不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歲惲不忠孔任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歎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讞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歎乃相招去曰子延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譁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惲業已強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歎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

任延傳延拜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劉茂傳茂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

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

東觀漢記鄧訓故吏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井載青泥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此

後漢書索盧放傳放東郡人也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遂不食而死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

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廉范傳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督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

李恂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旣葬留起塚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

周章傳章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繆彤傳彤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致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

陳禪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贓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鄧禹傳禹孫騫封上蔡侯位特進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尙書鄧訪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騫以不與謀但免特進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騫與子鳳並不食而死大司農朱寵痛騫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騫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

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驚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爲驚稱枉帝意頗悟乃謫讓州郡還葬洛陽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驚無辜乃復驚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驚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驚府

第五倫傳倫曾孫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子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効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懼朝廷嗟歎之單超積懷忿恨以事陷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迫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